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

周禮訂義卷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史氏曰春官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今掌后之吉凶衣服者不得不以內司服别之○鄭鍔曰司服一耳王之服掌於春官后之服掌於天官王者出與物接因以行禮於外為主春官掌禮故也王后入與物辨則以正體於內為主天官掌王內之政令故也○賈氏曰奄一人者以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

與婦人同處故用奄○鄭康成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賈氏曰此女御還是女奴曉進御衣服者故與女酒女祝女史同號女也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曰女御

薛平仲曰上自王后以蠶事先天下下及命婦内人以繅枲效其功則女功之勤亦至矣人惟患已之不諳其勤也而後服飾之用或過侈而不顧知吾身所歷者為不易則吾身之所服者其敢易哉

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音遥狄闕狄鞠衣展衣緣吐亂反衣素沙

鄭鍔曰天子之服九王后之服六者蓋天子陽道九者所以取乎陽數之極王后陰道六者所以取於陰數之中天子之九祭服六常服三王后之六祭服三常服三王后無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服止於三或九或六無非取法乎陰陽之義○鄭司農曰褘衣畫衣祭統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賈氏曰褘衣亦是翟而云衣者以褘衣

是服之首故言衣〇劉執中曰禕衣色玄所以象地而配天子之玄衮天子大裘衮冕以玄為質所以配天〇鄭康成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揺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綵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〇鄭鍔曰闕狄與禮記之屈狄之屈同〇王氏曰闕狄謂之屈知其屈於禕狄而已論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翟為飾比之禕揄二服刻為雉服而闕其數耳於禕衣

言衣而不言狄言狄而不言衣者葢褘言衣則知揄闕者亦衣也揄狄闕狄言狄則知褘衣亦狄也上下之文互見

鄭康成曰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揺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史氏曰翬與揄皆翟取翟者象德也夫翟者其交有時内之所守者正其羽五色外之所發者文質素而青仁義之全○鄭康成曰以下推

次其色則褘衣𤣥揄狄青闕狄赤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鄭康成曰鞠衣黃桑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鄭鍔曰鞠衣之色黃雖服以奉采桑之祭非事宗廟之服故不入祭服之列○鄭司農曰展衣白衣喪大記世婦以襢衣襢與展相似○鄭康成曰展衣以禮見王及賔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鄭鍔曰事人之道以誠信為主而服展衣以見王與賔客故其色白見其誠信潔白之道

○王氏曰褖衣之色黑而緣以纁○王氏詳說曰以褖衣為緑衣者此衛詩之文以褖衣為褖衣者此雜記之文以褖衣為純衣者此昏禮之文以褖衣為男子所陳之衣此士

喪禮之文○鄭康成曰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

史氏曰鞠衣黃衣黃者中也親蠶之服欲天下取中也展色純白白者正潔之義以禮見王享賓客時服也謂之展者展禮所用也緣衣純黑黑者至陰之義至陰不動燕居時服也謂之緣衣太質無華以纁緣之也夫天玄地黃黃者地道妻道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白者西方之色陰之盛坎再索而得女正北方之卦黑者北方之色女之位凡此皆婦

人所用之正色故鞠衣展衣緣衣不獨后服之外内命婦亦服之

鄭康成曰素紗今之白縳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紗縠者名出於此○黄氏曰謂素紗以白縳為裏未必然毛公曰禮衣有展者以丹縠為衣又曰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絆延之服展衣丹縠似與司農合然以意求之縐絺宜素紗為類鄭曰後世紗縠名出於此素紗單薄之稱是則當暑别有此服其制亡不可攷○陳君舉曰褖衣冬衣素紗夏衣如書所謂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夏則絺冬則繡更不必多說○史氏曰婦人以正潔為體以疏通為用六服必以素紗為裏素白也紗疏也先王為衣服之義所以寓戒

總論

湯氏曰狄當作翟翟是首飾所謂副也褘揄屈鞠展

褖皆衣名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

髢也今俗云翟髻是也下文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鄭康成據此知展是白衣然則

褖衣黑展衣白鞠衣黃亦三色相次

王氏詳說曰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又云君命

屈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云惟世婦命於

奠繭其他則從男子鄭氏以意約而解之謂世婦命於奠繭之文宜在夫人揄狄之下蓋前所謂夫人揄狄謂王后夫人下所謂君命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且六服之制王后褘衣夫人而下無復有褘衣矣明堂位謂夫人副褘云者直謂魯設耳魯為上公之後得用此禮與二王之後禮一同夫人揄狄則内之三夫人與夫諸侯之夫人亦揄狄矣侯伯之夫人揄狄則子男之夫人屈狄矣此所以知君命屈狄為子男

之夫人言也子男之卿再命故其妻鞠衣大夫一命故其妻襢衣其士不命故其妻褖衣等而上之上公之國孤之妻當屈狄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當襢衣士之妻當褖衣矣侯伯之國上卿之妻當屈狄下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亦當襢衣士之妻亦當褖衣矣但秦火之後經無正文故說禮者亦無定論要之可以義起

史氏曰詩人以后妃服澣濯之衣為美今此所用六

服之彩繪得無相戾耶蓋六服者祭祀賔客朝王所用所謂禮服法服至其常御者澣濯之衣可也

鄭鍔曰天子六服有章數之殊備物而尚文王后三服無章數之異守一而尚質惟其尚文故日月山龍而下有鷩有毳其物十二惟其尚質故純用狄而已以王服之章十二推之則后服亦刻十二以為飾何則文質雖殊而合體同尊法天之大數也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鍔曰內命婦之服惟此三等外命婦之服視其夫之爵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其夫士則服緣衣或者謂在內之臣有公卿大夫士之殊在外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等三等之衣上不及王公之妻外不及諸侯之妻何也竊以為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妻不可以常制論以次而推三公之妻宜服闕狄○鄭氏曰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諸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

三公出封則為大國之君以君子

偕老之詩鞠之衛乃侯爵耳詩人言夫人之服則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上三衣有翟下三衣有展其下王后一等無褘衣而已三公之妻葢如是也何則三公在朝屈於王則服子男之服其妻亦屈而服子男之妻闕狄耳出封則宜加禮記有夫人屈狄之文又有夫人副褘之文夫人屈狄者指三夫人言之夫人副褘者指上公之妻或者又謂内命婦之服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緣衣然九嬪而上有三夫

人自夫人以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者止於三服何
也竊以為三夫人之服亦不可以常制論蓋三夫人
之服自褘衣而下凡有二等有時而揄狄亦有時而
闕狄也觀禮經列九嬪世婦女御於內官之列而無
三夫人之職蓋尊之也是故中宮有后則夫人之禮
屈而服闕狄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同
中宮或闕則夫人之禮伸而服揄狄與侯伯出封其
妻則服揄狄之服同內司服之言辨如此而已然所

辨者有三等之殊婦人以純素為本則一而已故皆素紗

凡祭祀賔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七雷反亦如之

鄭鍔曰上文言掌言辨此又言共則非特掌之辨之又造衣服以共之○賈氏曰祭祀共三翟賔客共展衣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賔客時○鄭康成曰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

人雖微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賈氏曰自於其家則降見追師註○王氏詳說曰命夫之服助祭於王與夫朝覲他則否命婦之服助祭於后與夫相后見賓客他則否玉藻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命婦之服其禮亦如之冢特牲曰主婦纚笄綃衣則是士之妻不得衣褖少牢曰主婦髲鬄衣侈袂則是大夫之妻不得衣展衣蓋惟褖衣侈袂大夫妻不衣展衣而衣褖衣此共其衣服所以見於祭祀賓客之下共其

○賈氏曰喪衰亦

如之者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王昭禹曰内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生也共其所服及其死也亦無以異於生凡内具之物則后生時所用紛帨線纊之屬亦共之此事死如事生之意○賈氏曰案内則婦事舅姑有紛帨之屬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此數物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王昭禹曰所謂女御八人非王宮八十一女御之數○鄭康成曰女工女奴曉裁縫者○鄭鍔曰詩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女御於王與后之衣服無所不為則縫人掌縫線之事女御製之縫人縫之為女御役也然王及后之衣服固非一種豈二人之奄所能盡縫哉然以掌王宮縫線之文考之竊意只掌縫之線耳蓋衣服之縫自有女御○史氏曰布帛之成可謂難矣茍剪裁不中度則棄為無用之物而紉縫亦倍

費力矣先王知其然立縫人之官以司之使之專其職熟其制則刀尺鍼縷之末施其長短之程度已定於胷中於是役女御以紉縫則布帛不費而衣服且矣

掌王宫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鄭司農曰線縷也○劉執中曰女御縫王及后之服者奄所以董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授之脩短者也王及后至尊非女工可得度量

喪縫棺飾焉

鄭康成曰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

王昭禹曰王及后之喪則縫人縫棺飾不言王及后則冡上文可知

衣（於記反）翣（所甲反）柳之材

賈氏曰鄭喪大記注引漢禮翣方扇以木為匡廣三尺兩角高二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王昭禹曰翣如方扇持之以蔽棺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車翣以木為體用絲繒衣纏之以為飾故曰衣翣柳之材○鄭康成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賈氏曰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掌凡内之縫事

史氏曰凡内之縫事悉掌之者知縫人於吉凶衣服之制度無不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伯謙曰鍾氏染羽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内固不可以兼外先王防微杜漸之意

薛平仲曰内司服之與縫人既皆以奄人主之染人亦宜以奄人可也特付之命士何哉蓋縫線雖當使

於內而采章之正豈容使便於內哉此染人所以命

下士

掌染絲帛

劉執中曰染絲帛者染而後織者上也織而後染者次也

凡染春暴(步卜反)練

史氏曰凡染事所以設色於布帛線縷以供帷幕幄帟袵席衣服之用故春云暴練欲其白而受采○王昭禹

曰㡛氏練絲帛皆晝暴諸日是也○賈氏曰春陽時陽氣燥故暴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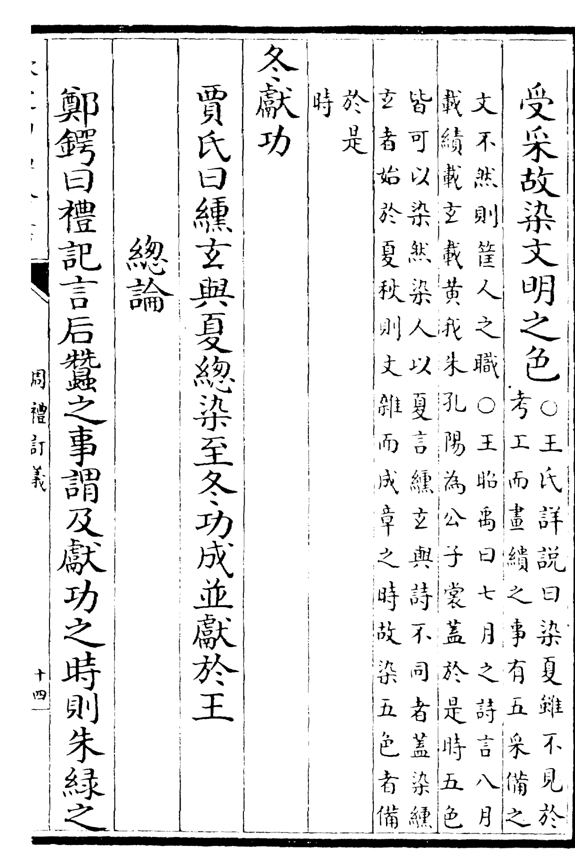
夏纁音熏玄

鄭司農曰纁絳○鄭康成曰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賈氏曰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賈氏曰夏暑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秫易可和釋故夏染纁玄○王氏詳說曰夏纁玄則攷工鍾氏也其職曰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雖不言玄鄭氏謂玄在緅緇之間○王昭禹曰

纁者黄而兼赤色玄者赤而兼黑色○鄭鍔曰纁黄而赤法陽夏則陽用事位在南方染纁宜矣

秋染夏戸雅反

鄭康成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夏者其色以夏狄為飾禹貢羽畎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揺曰翯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淺深之度是以倣而取名○賈氏曰其類有六已下並爾雅文秋氣凉可以染五色○鄭鍔曰秋則氣收而不散五色此時亦皆


受采故染文明之色○王氏詳說曰染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畫繢之事有五采備之文不然則筐人之職○王昭禹曰七月之詩言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蓋於是時五色皆可以染然染人以夏言纁玄與詩不同者蓋染纁玄者始於夏秋則文雜而成章之時故染五色者備於是時

冬獻功

賈氏曰纁玄與夏總染至冬功成並獻於王

總論

鄭鍔曰禮記言后蠶之事謂及獻功之時則朱緑之

玄黄之以為黼黻文章祭服之色皆後宫所為此專責之染人之官者葢后宫所染者專以供王之祭祀染人之官則供國家之禮事其染不一種先王立事無所往而不法乎天時況衣服之色取法陰陽以寓不説之意尤欲其色之正此染人之言四時所以為尤備

掌凡染事

易氏曰掌凡染事不特絲帛而已○史氏曰天下之

染必因草木土石而成布帛線縷先王取其色以配四時之宜以定上下之分皆所以為禮然先王取色以為禮後世因色以起妄故傳曰五色令人目盲使知所謂色者出於草木土石不足為吾損益則目不盲而視天下之色姑以為禮設耳此周官之意

追丁回反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追治玉石之名詩云追琢其章○王昭禹曰掌后首飾而謂之追者以其有追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有玉以為之飾

薛平仲曰服飾既有以謹諸身矣則俯仰於一身之間者首服服屨尤不可有一之或略嘗疑周官於王之五冕掌之政典之弁師而追師屨人掌王后之首服服屨領於大宰何哉大抵君尊之分固臣下之所易嚴而婦飾之美則人情之所易誘夫上而飾之於首追師有定式下而飾之於足屨人有定制不主於奄人女奚之屬而主於外庭之命士不分屬於政典禮典之官而領於天官大宰之重風化之本所係在

是是固纖悉之必謹歟

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步典反次追衡笄

賈氏曰掌王后之首服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也

愚案婦人之副翟比男子之冕婦人之次比男子之弁婦人之纚笄比男子之玄冠婦人之髽比男子之免

鄭鍔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鄭康成曰覆首為之飾禮記云君

卷古本反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然則身服褘衣首乃戴副也康成謂其遺象若今步繇詩云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謂此副也編者編列其髮以為之如後世之假紒康成謂服之以採桑然則身服鞠衣首戴編也次者次第其髮髢也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正謂此耳康成謂服之以見王然則身服褖衣首則戴次○王昭禹曰后之服六首服有三蓋以一當二副配褘揄編配闕鞠次配展褖詩言副言髢而不及編蓋副者飾之上而次者飾之下惟

褘衣可配以副惟褖衣可配以次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不以紞垂瑱左傳所謂衡紞詩人所謂玉瑱可也詩人又云副笄六珈者蓋自其冠言之則用衡自其髮言之則用笄衡所以維持其冠而笄則以約束其髮二物皆用玉故必追以為之○史氏曰衡其維持冠之帶傳所謂衡紞紘綖是矣笄其簪之髻叙禮所謂女子許嫁笄而字是矣

為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賔客

鄭康成曰外内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

服次○鄭鍔曰后之首服三副非衆妾所得而戴所謂九嬪及内外命婦首服者殆亦編與次而已○賈氏曰以待祭祀賔客亦謂助王后而服之○史氏曰祭祀所以見祖廟賔客所以享所尊故首服用焉以明非祭祀賔客則不用用之未必飾○鄭康成曰内外命婦非王祭祀賔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綃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侈袂稼衣之袂

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王昭禹曰喪紀則笄而又加之以經其共九嬪外內婦所用亦如祭祀賔客之禮故曰亦如之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史氏曰傳曰屨雖新不加於冠古人賤屨而貴冠所以明上下之分此屨人必在追師之後王有弁師后有追師王有司服后有內司服冠冕衣裳無非各有其司獨於屨人總云者以為不足煩二官○鄭鍔曰

有舃有屨名官特曰屨人者舃止於朝覲祭祀時服之而屨則無時不用也○徐卿曰屨之方以象地乃列於天官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屨雖方而陰列於天官是天道可兼於陰陽

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舃黒舃

鄭鍔曰服不同則屨不同屨各隨其服故曰服屨○賈氏曰后三翟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以三等之舃配之玄舃配褘衣則青舃配揄翟赤舃配闕狄○鄭鍔

曰王之舄三赤為上赤者盛陽之色表陽明之義后之舄三以玄為上玄者正陰之色表幽陰之義王冕服則舄后褘衣則舄王赤舄之下有白黑二舄后玄舄之下有赤青二舄此為赤舄黑舄特言其尊者耳

○王氏曰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弁在上也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屨在下也 ○湯氏曰禪下曰屨複下曰舄凡舄之內必有屨屨外又加以舄故云複也屨之與舄理宜同色亦猶裳之與屨同色也周人衣服大槩三色玄青黑緇之類為一色白素之類

為一色纁赤黄之類為一色此三代所尚纁赤周也白素殷也青黒夏也纁赤為上白素為中青黒為下故儀禮爵弁纁裳皮弁素積玄冠玄端三服相次等而上之六曰玄冕五曰絺冕釋文希本又作絺四曰毳冕絺麻衣毳罽衣也詩曰毳衣如璊麻衣如雪三色相次亦可見矣但周人盛服不用白素故烏無白者自漢明帝時諸儒誤讀尚書始為山龍華蟲十二章之飾而冕服始皆玄衣纁裳故鄭康成謂冕服皆赤烏宜

檢周禮注先鄭後鄭不同處仍以後漢輿服志參攷之知漢儒衣服非復周制康成葢時學耳

赤繶於力反 黃繶青句音劬

鄭鍔曰縫中之紃謂之繶屨頭之拘謂之絇赤繶者王之赤舄之飾黃繶者后之玄舄之飾青句者王之白舄之飾知其然者舄之飾如繢之次故也若夫黃屨則白飾白屨則黑飾黑屨則青飾知其然者屨之飾如繡之次故也但言此三者見其他猶有舄互相

考也考工記言畫繢之事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黄相次也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青謂之繡舃屨之飾蓋取諸此○史氏曰赤繶所以飾赤舃赤陽色陽以純為貴男子之服詩所謂王錫韓侯玄衮赤舃是矣黄繶所以飾黑舃黄地道陰以黄為貴婦人之服禮於后言服法有玄舃是也句約也青約所以飾素屨青陽也素陰也陽動陰静動静不失其節此足容所以重余嘗攷之天子吉事皆舃上公服冕則舃周公衮衣而詩云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是也諸侯服冕亦舃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舃是也其他則皆屨而已先王正一身以治天下正一

家以齊四海一身之所履萬民之所取正一家之所行四海之所隨衣裳之制俱有自然之意義況舄屨致飾於步趨之際可無其義乎故繶之名則取致意應物之義絇之名則取拘制其身之義皆以為行戒跬步之間皆中禮節則下而臣民敢不取法哉

素屨葛屨

賈氏曰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為之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也○黄氏曰王

與后皆有六服屨人六屨其下又有葛屨鄭引喪禮冬皮屨夏葛屨其意謂葛屨獨施於凶服耳屨人末言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氏遂云祭祀而有素屨葛屨惟大祥時恐非此正明葛屨之所當用葛屨見於經者多不獨施於凶服六服六屨其言出葛屨似對后服素紗為當暑之服士喪禮冬皮屨夏葛屨皆有繶純無他義直以寒暑之宜耳然則屨人所謂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者亦為寒暑之當變故大裘祭

天先儒疑施於夏至方澤方澤祭地本不與祭天同
姑未暇論然服屨而辨冬夏之宜則大喪恐亦不施
於夏祭先王覲會通以行典禮豈有當暑而服寒者
若言祭則用赤舃黑舃功屨喪屨散屨此隨事之所
宜
王氏詳說曰鄭氏於追師其說皆可取若夫屨人其
說鑿矣且玉藻所謂享天子諸侯衣哏冠佩等制甚
詳未嘗及舃屨不過曰在官不俟屨又曰童子不屨

絇又曰弁行剡剡起屨又曰退則坐取屨而已鄭氏以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纁屨之文以意解而廣之夫士之冠禮其可為王后與服屨之禮乎漢儒之禮其可執以為周公之禮乎謂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六皆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則黑舄謂后之吉服有六祭服之三褘衣則玄舄揄狄則青舄闕狄則赤舄何祭服之多而舄之少耶何后服之少而舄之多耶謂后之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何王之屨

絶無而后之屨有許多耶況經有赤舄黒舄而已鄭氏乃有白舄玄舄青舄焉經有素屨葛屨命屨功屨散屨而已鄭氏乃有黄屨黒屨白屨焉經有赤繶黄繶而已鄭氏乃言繶必有約純言約必有繶純三者相將焉又以舄之飾如繢之次以屨之飾如繡之次不知又自畔其說且既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今以白屨黒屨為屨之飾如繡之次又以纁屨為舄之飾如繢之次是以纁屨而纁舄又以爵弁為士之祭服

故尊之以為舄其說愈不可曉

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鄭鍔曰命夫命婦隨其命而有屨謂之命屨當辨其命之數使無越制而亂其序○鄭康成曰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黄屨以下○賈氏曰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士之命服爵弁則命屨纁屨而已外命婦孤妻以下内命婦九嬪以下不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黄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女御皆褖衣黑屨　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内子亦然世婦命婦

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賈氏曰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則功屨次命舄也九嬪孤妻內子既以黄屨為命屨功屨之中有禮衣白屨褖衣黑屨故云亦然世婦命婦以白屨為命屨其功屨惟黑屨也女御士妻惟黑屨為命屨而已○史氏曰功屨以人力為之若掌裘之功裘是也散屨不加功飾所常御及喪屨也○王氏曰散屨則喪記無絇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王昭禹曰以冝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冝而服之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冝若吉祭用赤舄黒舄功屨喪祭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冝

總論

陳君舉曰王及命夫之服司服掌之其冕弁師掌之而皮裘絲屨皆藏於天官既成而頒焉冢宰制其用而宗伯受之以共服御也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禁錢不調之

大農而齊三服官亦主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浸侈齊官至歲費數百萬而東西織室官之費五千萬貢禹奏罷之東都織室不別爲令以其令丞屬御府蓋稍省約此晉宋改御府爲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大常尚無車輿章服之辨況節制自冡宰乎○車服旗常之類大宰得以會計其財物則用度不至於亡藝禮官之屬得以辨其禮儀等級則所謂用器兵革不中度終無有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王氏曰謂之夏采者其復以冕服備采色焉且喪則哀素幸其生故以采色名官○夏氏曰夏采記招䰟死事故於末言之○鄭鍔曰此事非常有之事専設一官意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列於此者亦見當屬於天官故耳○黄氏曰夏采掌復無他事也特建一官者生事盡而死事始也曾子曰啓予

手啓予足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

而後吾知免夫宋穆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没於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而冢宰之責盡矣復

于四郊必以四人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乗車建綏復于四郊

鄭司農曰復猶始死招魂復魄○劉執中曰王之衮

冕生常服之奉享乎大祖之廟者也王之太常生常

建諸玉路乗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喪則用以

為復而莫測其神魂奚往也故或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暱而常侍者皐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而可生者也孝子盡愛之道無不至是以夏采復於大廟也復於四郊也祭僕復于小廟也隷僕復于小寢大寢也○史氏曰人之終也體魄降于地魂氣無不之以平時所服之冕服所乘之車綏呼而復之覬其魂氣之識於物以來招之以附于形體而復生非愛其親者能如是乎○禮庫曰夏采不可強解且依注說

總論冢宰官屬

易氏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從出也今自天官分而論之大宰卿一人而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而正其治於宮闈之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正其位於朝廷之上以至宮正宮伯所掌之官府士庶子凡在王

所罔匪正人使之日聞正言見正行皆所以輔成君德而納君於當道是固所以為人主正心之端也猶以為未也以人主之尊不以厚其身無以厚天下而護養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之身故其設官自膳夫而下主膳羞䉵亨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酒正而下主酒漿醯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舍幕帟之儀使人主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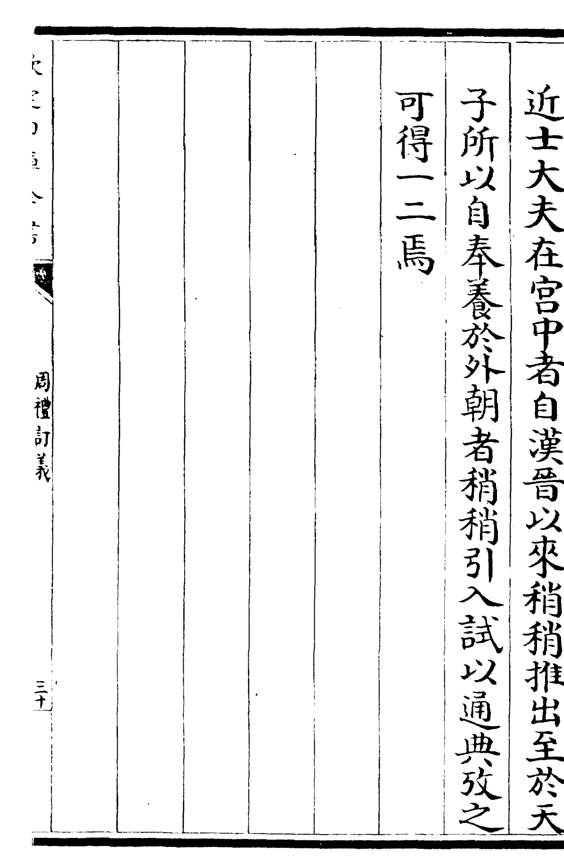
國脉始有所恃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矣而人主之心自視欿然不敢以自安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於大宰者莫不有一定之式玉府掌其器物内府掌其貨賄外府掌其邦布之出入皆有式法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内以下莫不惟法式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為人主脩身之端也猶以為未也蠖護蟬蛸深嚴邃客親公卿大夫之

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故王者皆以法制裁之夫人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於内官之選初不過取而輕擇内宰下大夫之外如内小臣典婦功絲枲縫染追屨之官亦皆上士中士下士為之小夫憸人不得厠迹其間閽寺之徒曾不數十固大異於後世之鳴璫曳組含天憲而握王爵者宮壺朝署事均一體而萬物咸理是又所以為人主齊家之端莫切於人主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

重於人主之家大宰皆得以道揆之以至宿衛扈從洒埽使令之徒寢處燕息沐浴櫛髕私猥之事亦莫不皆取正於大宰夫是以政本出於上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政内外無壅隔之勢此大宰佐王之大者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本見於此矣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葢以此等與天子勢狎或用

內官或用女奚他卿不能誰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禄勲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從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為三四矣又曰以今世之官論之自玉府內府而下今皆隸入內藏庫矣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隸入脩內司矣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隸入御藥院矣自膳人庖人以下今皆御前供奉官為之矣大抵先王所以朝夕親


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推出至於天子所以自奉養於外朝者稍稍引入試以通典攷之可得一二焉

周禮訂義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七頁前四行是濯概之事刊本濯
概訛濯溉據經文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人臣愛上之詞刊本詞訛祠今
改
第二十二頁後四行菌者褥也刊本褥訛縟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使為布緦縷紵刊本紵訛苧
今改
卷十四第一頁前七行王后入與物辨刊本闕物

字今增

第九頁前六行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二句與上

重複疑有錯誤

第十四頁後五行取法陰陽以寓不說之意不字

疑誤

第二十頁前五行王之赤舄之飾刊本赤訛黑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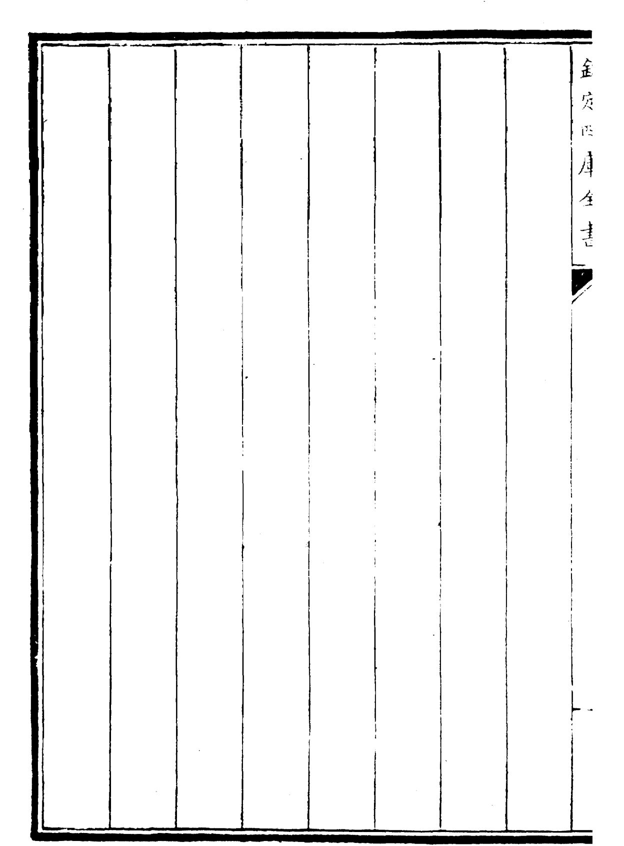
史氏注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其可為王后與服屨之禮乎

輿字疑誤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所乘之車綏刊本所訛而今

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任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周禮訂義卷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地官司徒上

鄭鍔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正名之曰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史氏曰傳曰政太察則無徒徒者其民也民者司民而曰司徒有徒而教之以義也今謂地官曰民部或為戶部者以民為主故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項氏曰極無定位隨所在而見稷降播種以為民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禹治水土以為民極故書曰惟皇作極此六官之首皆言以為民極也

鄭康成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鄭鍔曰堯憂洪水之患舉舜而敷治焉舜使契為司徒專五教然則司徒掌教其來遠矣

愚案安擾不得作兩件說擾馴也因其生而馴擾

之使不失其所性之天斯所謂安擾也且天下之
民耕食鑿飲霑體塗足雖有恭敬之端而不知講
父子竭作長幼雜處雖有孝悌之性而不知申於
是強之以詩書禮樂正之以德行道藝而人心從
之也難故辨五地之物生則民以安土重遷而後
因五物以施十二教則民以不失其宜而後授之
以井地則有常產者有常心聯之以比閭族黨則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慈幼養老大化也而託以保

息之法則民始以孝悌為本然師儒朋友大訓也而託以本俗之名則民始以德行為固有凡此皆安而擾之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薛平仲曰先王以命卿而掌邦教以中大夫而掌

教法其爵亦隆矣所司宜不屑屑於徒矣而命名則曰司徒至於以下大夫而掌其所治鄉之教其爵視中大夫已殺矣必以師稱之何哉大抵教民之職其爵位之隆者固人心之所甚尊亦人心之所甚憚其曰司徒者所以致其親之之謂也其爵位之殺者固人心之所易親亦人心之所易褻其曰鄉師者所以致其尊之謂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康成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王氏曰即天下土地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建土地之圖

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揚氏曰合天下為一圖則其詳不可得而盡所以佐王者著其大略而已若方國自為之圖其事詳焉

孫氏曰地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用司徒掌教則為之圖者在安擾邦國也司馬掌政則為之圖者在禁暴平亂也在安擾邦國必度疆域之廣狹

計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加詳焉自方國各爲圖上之司徒則曰天下之圖大司徒因方國所上而建爲之圖則曰邦圖小司徒用以斷地訟者此也土訓因巡守而道之於王者亦此也司書掌邦之土地之圖則不及畿外矣若夫爲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涂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大而職方有天下之圖小而司險有

九州之圖與司徒所掌㑹不侔矣在司徒者天下可得而見在司馬者人不可得而窺也

鄭鍔曰冡宰掌治典序言均邦國經言治邦國宗伯掌禮序言和邦國經言建保邦國司徒則同謂之安擾者蓋治常患於不均不有以均之無自而能治故既曰治又曰均禮典之意則在於和禮之體則非特和而已惟禮出後直曰建邦國保邦國以和言之無以見其能建之效以建言之無以見其能保之實故

既曰和又曰建曰保也若夫教典之教民或因其自然之性以教之或拂其不順之性以教之所以不出乎安擾之言也至政典不過平其不平刑典不過詰其有罪意亦如是故刑典皆曰詰邦國政典皆曰平邦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古曠反）輪之數

鄭氏曰周徧也九州揚荆豫青梁雍幽冀并也○鄭鍔曰馬氏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者指其横言輪

者指其從言王制言東西長而南北短惟其長故謂之廣惟其短故謂之輪以圖而攷其廣輪則或千里而遠或千里而近舟車所通人迹所至之地皆可數計矣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鄭鍔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合則為五地之名分則為十等之異不辨其名無以別其肥瘠燥濕之殊不辨其物無以知其赤黑黄白之壤不察是圖何

以辨之山林一耳山則包土石之名林則因其竹木
而名之水注瀆于川則流而至海澤則瀦而不行詩
曰陟彼阿丘則丘為大又曰在彼中陵則陵為小墳
小崖也如詩云遵彼汝墳衍下平也左傳所謂衍沃
原高平之地隰下濕之地書曰原隰底績詩云于彼
原隰名不同則物不同辨其名物則知其所宜矣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鄭鍔曰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內之地可建都鄙其

數則如王制畿内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十國不辨其數則地不足以容其國而地至於不足國不可以居其地而國至於有餘○林氏曰制邦國之畿疆以地理而制之有五百里至百里之别制都鄙之畿疆以室數而别之有上地至下地之别○黄氏曰凡邦國都鄙皆為之界域溝封鄭氏曰千里曰畿非也小司徒正其畿疆之封鄭曰畿九畿亦非也九畿分畫素定不待建邦國而後正詩曰薄送我畿畿界也

鄭康成曰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賈氏曰溝封者謂

於疆界之上設溝溝上為封樹以為阻固鄭云封起土界者穿溝出土於岸即皆為封也○史氏曰邦國之數辨矣然後制其畿以限之制其疆以守之深池以為溝高壘以為封民受地以居養生喪死之無憾所謂先成民也

愚案此特自王畿推之於侯邦爾凡所都之地謂之畿疆為溝封使各有限域不得以相侵耳

設其社稷之壝維鬼反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鄭康成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曰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勾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各為田正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

愚案祭法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及左傳昭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烈山氏有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杜佑以湯為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至周祀社所以安土而配以句龍祀稷所以嘉生而配以后稷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鄭氏曰壝壇與堳埒也○賈氏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外又有壝埒於四面○愚案壝累土以為高也○史氏曰不屋而壇○賈氏曰封人云設王之社壝者彼官卑主

設大司徒官尊直主其制度而已

鄭氏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主鄭云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穡與神農一也鄭意以田主為神農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直以神農為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田正后土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司嗇一也

○賈氏曰樹之田主者謂藉田之内依樹木而為田

⊙鄭鍔曰國之所以有立者有社稷也農民之所以祈報者有先農也故壇壝不可以不設田主不可以不樹

愚案立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所歸向

此先王係人心處

薛氏曰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言社則稷在其中曰各云者為邦國都鄙設耳○賈氏曰各云者總據邦國都鄙并王者而言○愚案社稷等說見封人

鄭氏曰所宜木謂松栢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

王氏曰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甿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斂不視而見其木所出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鄭康成曰會計也○項氏曰總計天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定其數然後分其所生或以為計土物多寡或以為計貢稅之法此皆土宜非所謂土會也

○鄭景望曰會讀為會聚之會書序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

此正土會之意○黄氏曰土會之法凡天下之地不出此五者邦國都鄙在其中而經田野馬是皆為可會也○賈氏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形類有異又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物後言民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

鄭氏曰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

鄭司農曰植物根生之屬皁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為皁斗○史氏曰皁物木實有毛若橡栗之屬○項氏曰方者堅

勁貌山林之人習於風霜艱阻宜其堅勁也○史氏曰生於山林得山林之性林麓陰翳雖野而充盈也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鄭氏曰鱗物魚龍之屬膏當為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屬有櫜韜○賈氏曰蓮芡川澤所生故知是蓮芡之實皆有外皮櫜韜其實也○黄氏曰膏物桐漆之屬○鄭康成曰津潤也○史氏曰生於川澤得川澤之性水氣所薫雖黑而潤澤也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徒反

而長

鄭氏曰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李梅之屬專圜也○史氏曰專而長者生於卭陵得卭陵之性窟宅所比雖踼而脩直也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音界物其植物宜莢古協反物其民晳音錫而瘠

鄭氏曰介物龜鱉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賈氏曰薺莢即今人謂之皂莢皂莢誤云皂當言薺也王棘即士喪禮云若擇棘者是也棘雖無莢蓋樹之枝葉與薺莢相類故并言之○史氏曰莢物蔓延有莢若薺棘之類是也○鄭康

成曰晳白也瘠臞也○史氏曰生於墳衍得墳衍之性平土所滋雖白而癯勁也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力果反物其植物宜叢才東反物其民豐肉如字而庳音婢

王氏曰鄭氏以虎豹之屬為羸物正所謂毛物羸物宜謂鼃蟥之屬然鄭氏所説出於考工不知考工所記何據而然○史氏曰蚓類也

鄭康成曰叢物萑葦之屬○史氏曰草之叢生若葭菼之屬豐猶厚也庳短也○史氏曰生於原隰得原隰之性濕氣所濡雖肥而清悍也

鄭鍔曰土地各有偏則生物各有宜嘗考五地之所生而參以五行之性知五地之所宜無非五行之所偏勝也山林木也川澤水也丘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偏於木者故動物毛而植物皂皆木氣也民毛而方非木之形乎偏於水者故動物鱗而植物膏皆水氣也民黑而津非水之浸乎丘積土而成而火則生土丘陵之勢皆高峻而上得火之性為多鳥以羽飛者皆火之騰上木之覈者皆火之就燥民專則

火性之圜民長則火形之銳丘陵非火乎哉墳衍近水而非水金之近乎水也土生金而金生水墳衍之地得金之性為多物以甲生者金之剛物以莢生者金之芒利民晳則金色之白民瘠則金形之薄墳衍非金乎哉至於原隰則積土而高平下濕之地也羸物得土之性故其行重遲其形外見叢物得土之性故其枝繁盛其葉條暢民之豐肉則土之厚民之庳短則土之下土會之法辨為五等殆亦五行之性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王氏詳說曰上云五地此言五物蓋以形言曰地以地所生言曰物

愚案風土所生山川所孕剛柔輕重緩急隨地之宜習俗不能不異情性不能不偏既曰因其常則不易其俗可也又曰施十有二教何哉自昔聖人以吾之教秉民之俗以吾之理濟俗之偏順其所安而為之節文焉因其所性而為之導達焉若陳

楚之信巫重祀因而教之以祀禮則俗無淫祀矣秦之專尚勇力因而教以陽禮則俗不鬬很矣衛之俗溺於淫因以陰禮教親則民自不怨魏之俗簡於恩因以樂教和則民自不乖侈詐者導之以辨等之儀輕薄者示之以教安之道椎剽者裁之以由中棄背者誓之以相恤由其有奢褊之風則以度而教之節順其有稼穡之風則以世事而教能王制所謂一道德以同風者推其本實在乎此

鄭鍔曰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嘗疑施教之意正欲移風易俗今乃有不易之言及觀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以移易者民風之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為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欲移易以教之適所以擾之設教之意正不然也又曰五地雖不同

而教之條目十有二則同焉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賈氏曰祭祀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鄭鍔曰祀禮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之禮也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彼知是敬如見其所祭之人安敢有苟且之心乎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鄭鍔曰陽禮鄉飲酒之禮也以遜為主設賓主以象

天地立三賔以象三光三揖而後至階三遜而後升遜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所以致尊遜也彼知是禮尊其所遜之人安敢有爭競之心哉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王昭禹曰陰禮則昏姻之類以其為内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孰有怨哉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楊氏曰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樂自有其禮矣無相奪倫所以教和也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黨族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鄭鍔曰民之暴戾發不中節者由不知和之理也必以樂禮而教之春夏之弦誦常御之琴瑟防血氣心知之性復喜怒哀樂之常使其剛不怒柔不懾彼知是禮不敢斯須不和安有乖戾之行哉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劉執中曰五禮之儀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尊卑之儀立則臣不敢僭於其君親踈之儀立則子不敢違於其父長幼之儀立則弟不敢陵於其兄夫婦之儀立則男女不敢亂於其守○鄭鍔曰民之踰越禮制而僭擬無度者以不知乎上下之等級耳欲其不越必以儀而辨之設為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命使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數而為之辨別則民孰敢踰越乎制度哉

王昭禹曰樂統同禮别異同與天地合其和異與天

地合其序以樂禮教和所以為同也而患於不能别異故儀以辨之也聖人因之以立天下之儀推之以辨天下之等此民之所以不越也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音偷

鄭康成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易氏曰有宫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王昭禹曰生於陵者安於陵長於水者安於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凡習而安焉之謂俗先王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幸免之意

偷薄之患無自作矣○鄭鍔曰民之所以偷生而無久處之意常至於朝不謀夕者以不知乎安土之樂以俗而教之本其風俗之宜使之知夫中國四夷各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各安其俗之故常則孰敢有偷生之心哉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鄭鍔曰民之所以肆其凶暴以災害其里閭親族之間者以其不知自歸乎中道也以刑而教之示以五刑之禁以警其所行之不中則安敢為凶虣之行哉刑所以輔教書言臯陶明刑而曰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以教祇德則刑可以教中也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黃氏曰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憂其事也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鄭鍔曰民之所以倦怠不勤視人危難不趨赴而救之者以不知困恤之道也必以誓而教之設為誓戒之辭訓以鄉黨之義使之患難必相救疾病必相扶持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死生不背負彼時患難之際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安敢有怠惰之心哉○史氏曰誓所以警戒而歸之恤恤則無慢令致期矣怠何由而生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康成曰度謂宮室車服之制○王昭禹曰以度教節則衣服有制械用有宜貴有常尊賤有等庶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鄭鍔曰夫民積財貨歉歉然常有不足之歎者以其用財之無節也心以度而教之設為用財之度有者無過乎禮貧者要及乎禮使知多寡之有度安敢無自足之心哉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鄭康成曰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賈氏曰齊語管仲云士之子常為士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

農之子常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事也父祖所為之業子孫述而行之不失本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則民興功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鍔曰賢有小大爵有尊卑以賢而制爵則賢之大者其爵尊賢之小者其爵卑爵當乎賢民知以賢而得爵豈不謹脩厥德歟庸有小大禄有厚薄以庸而制禄則庸之大者其禄厚庸之

小者其禄薄禄當乎庸民知以庸而得禄豈不勉興
厥功歟制之得宜則在上之人而已十事皆言教二
者不言教蓋示以教之之意非教而實教之也說者
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禄此以制為言何也蓋詔
告也羣臣已有是德是功宜得是爵是禄以言詔上
而已若夫教民之道隨宜輕重以示勸誘故皆言制
則權歸于上矣十二教之序先祭祀而次以禮樂所
謂先之以敬遜導之以禮樂也終之以爵禄則教成

而用其賢能使民知為善之報歟○史氏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則教成矣

鄭鍔曰舜之時司徒所施者五教而周則十二者蓋非五品則十二教無所施非十二教亦無以訓五品視埶之所敬敷者實相為表裏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音育草木以任土事

鄭鍔曰或曰堯之九州舜肇為十二自夏商而來復

為九州久矣故職方氏所載者九州也土宜之法所辨者十有二何邪余聞之師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是故分野之占則星紀為吳越玄枵為齊娵訾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實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司徒之所辨者殆以分野所繫而辨之耳○劉氏曰十二土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所掌耳周雖合十二州為九州然本堯析分十二異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正其名而大司徒因上古之法以教民〔王昭〕

禹曰十有二土既分東西南北之異方則陰陽之氣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偏勝其形有高下肥瘠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别則土之所宜固不齊矣因而為之度數焉以計其土是謂土宜之法○王氏曰名所以命其土則丘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其土則青黎赤埴黒墳之屬○楊氏曰所謂名青黎赤埴之類所謂物凡動植之類

鄭康成曰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

鄭鍔曰物生於土而土性各有所宜因土所宜立為一定之法則名物皆可得而別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於此土則有利害之不同所居之利如公劉遷豳民則庶繁順宣而無永歎所居之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沈溺重膇而有癘疾辨其名物以相其陰陽知其利使之安土而勿遷知其害使之違害而就利以之阜人民則處其地者阜而盛以之蕃鳥獸毓草木則生其地者蕃而茂○易氏曰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草木則土會所謂植物土會辨之

而已土宜則各因其宜而後可以蕃毓之也○李景齊曰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鱉咸若靈臺之德及昆蟲行葦之仁及草木皆此意也

以之而任土事則土地所任者得其當

○賈氏曰以任土事辨十二土任人性居之鄭云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地之所生出物不同民之所資事業有異若居水者利其金玉錫石居山者利其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是其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之也○鄭鍔曰小司徒言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謂之任地事此用土宜之法以相民宅則曰任土事蓋土地一耳但地事者耕種稼穡之事耳而土事則任土作貢之事也載師有任土之法亦因土之所生任之以為貢賦耳先儒以為城郭道橋土功之事非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鄭康成曰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鄭鍔曰壤所以種藝然穀之種於此壤則有宜有不宜如兖之黑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揚荆之塗泥豫之墳壚梁之青黎雍之黄壤則有宜稻者宜麥者宜五種者宜三種者不知其所宜何以教民稼穡周人辨之以土宜之法既别其名又别其物此○賈氏曰分别物之所生而所以有土壤之殊也知其所植之種遂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鄭康成曰藝猶蒔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

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鄭康成曰均平也○王昭禹曰生出之宜否物産之有無道里之遠近賦貢之多寡非有法以均之則不足以正之此土均之法所由立也○易氏曰均之者何以頒田之法推之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是中地倍於上地下地兩倍於上地而地之所穫皆與上地等五物九等之所以制地征者亦然

王昭禹曰以辨五物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所宜皆可知以辨九等則九州之田賦上中下之不

同而美惡高下皆可知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地征〇鄭鍔曰或謂禹貢冀之中中兗之中下青之上下徐之上中揚之下下荆之下中豫之中上梁之下上雍之上上九等之别皆財賦之所由高下也此言制天下之地征必辨九等非禹貢之九等而何余以為草人化土而糞種也有騂剛有赤緹有墳壤有渴澤有鹹潟有勃壤有埴壚有彊㮣有輕爂皆土之肥磽之不等將以制地征則此九等之地不可不辨當從先儒草人之說為是〇王氏曰征者貢賦稅斂之總名

愚案民職即大宰之九職以土均作之則因其職以獻功非所能者不取也地貢即大宰之九貢以

土均令之則因其地以致貢非所有者不取也財賦即大宰之九賦以土均斂之則隨其財以充賦非所宜者不取也若民不昏作勞越其罔有黍稷故出於民職者必以作之而後成有地則有貢有財則有賦且令之以使致斂之以使聚然其法立於大宰司徒慮其不平也以土均而均齊之鄭注既以民職為九職而農九穀已在其中又以地貢為九穀之貢昭禹復合貢賦為一以用下供上謂

之貢以上斂下謂之賦恐未必然

王氏曰民職地貢財賦則有政矣然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非政之善於是乎以均齊天下之政○鄭鍔曰不止於均王畿千里而已又以均齊天下之政使四方一於平也○黃氏曰此皆土均職掌夫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即司徒所謂均齊天下之政也和故均齊土均之法本於司徒而特見之正以其有關繫也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尺鴆反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

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史氏曰虞以璿璣玉衡齊七政求天之中周以土圭正日景求地之中中於天地者為中國先王之建國所以致意焉然必以玉為之以其溫潤廉潔受天地之中氣以類而求類也

鄭康成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曰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王氏曰土圭之法所以度天之高四方之廣測土之深舉測土深則天與四方可知矣

鄭鍔曰凡地之遠近里數侵入則謂之深土圭尺有五寸耳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之土圭則可以探一萬五千里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故以半三萬里之法而測之也愚嘗聞土圭測日之法於師今載於此冬夏二至晝漏正中立一表以為中東西南北各立一表其取中表皆以千里為率其表則各以八尺為度於表之傍立一尺五寸之土圭焉日南者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南方之表則於表南得一尺四寸之景不及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為近南故其景短南方偏乎陽則知其地之多暑日北者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北方之表則於表北得一尺六寸之景有過乎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為近北故其景長北方偏乎陰則知其地之多寒日東者東表也晝漏正而中表景正矣東表之景已跌是其地於日為近東故晝而得夕時之景也箕者東方之宿

箕星好風則知其地之多風日西者西表也晝漏正而中表景正矣西表之景猶未中是其地於日爲近西故晝而得朝時之景也畢者西方之宿畢宿好雨故知其地之多陰陰雖未必雨然陰則雨意也凡此皆偏於一方非

建王國之所也

愚案此即發明疏說考之洛誥但言卜河朔黎水澗水瀍水惟洛食而已未聞置四表於千里之外疏又謂今潁川陽城縣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不知四方立表之跡果何地乎此未足信也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景晷相過則有可候之

理故致日必以冬夏令建國測景只於夏至而不於冬至以冬至景長三尺過於土圭之制未若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為地中故於此時植之以表測之以圭假如表北得尺四寸是地於日為近南景短於表南為陽粤地常多暑假如表北得尺六寸是地於日為近北景長於表北為陰胡地常多寒正中時表其景巳跌是地於日為近東先夕景也東近

海卑下故多颸風正中時表其景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猶朝景也西則近山幽陰故多積雪多者不得夫氣之中而偏勝之謂日南日北蓋假借言之以證必如下文地中斯無偏勝之患若以四表而驗中表之正萬一與土圭不協四方相去各千里而遥必非頃刻所能取會茍失其時地中何時而可求邪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王昭禹曰夫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有餘不足皆非天地之中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天地於此乎合土播於四時所以生長收藏萬物一時之氣不至則偏而為害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四時於此而交通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偏於陽則多風偏於陰則多雨惟得天地之中然後陰陽和而風雨以序而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之和不成則反傷夫形惟得天地之

中則無徃陽伏陰陰陽以調而不乖合以體言交以序言會以時言和以氣言如此則無乖戾之氣無疵癘之災有生者遂有形者育萬物阜安以之建國適其所矣

鄭鍔曰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為根本然後建邦國造都鄙大司徒之職葢周公記其作洛邑之制以其掌天下之土地因而載建國之法耳非謂常有建國之事也

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鍔曰不千里不足以受諸侯之朝故制洛邑之畿方千里取法於日中之徑圓也○鄭康成曰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史氏曰土圭之法所以測土深正日景前言正日景之法詳矣今此言測土深之法夫地之肥磽正以深淺言也凡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礫石磧惟土面有膩

土則肥土肥則所生之物美好豐腴矣土圭測其深淺而知其肥磽而為公侯伯子男封疆之等差下必曰食者以土之所産言○易氏曰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為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至五百里而別測日景之長短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

者叄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陳及之曰王介父以為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
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辯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
必其有大功者也若成王於魯公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宣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為伯於召
公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而已孔子曰夫顓臾者昔
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

也則是顓臾主東蒙地以附庸而屬於魯推此而言魯以侯爵得旁近附庸小國地則廣矣故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然周官所說亦據有附庸者言之未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為五等土耳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則有功無功者無差等矣然則天下有附庸諸侯少而無者多蓋如是上之政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廢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牧伯也伯子男得附庸者必

連帥也天下諸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二牧維之以連帥上以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鄫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衛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漢之部刺史唐之按察使本朝轉運使副皆其遺法耳

愚案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而言之司農東萊陸佃皆同

陳君舉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毋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末之有改大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由此觀之雖周亦三等也而司徒舉四封以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為男以待削地之罰蓋所謂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禄之削地者歸之閒田以傳攷之魯錫附庸而鄭嘗失武公之略自虎

牢以東是已然終周之世宕公若男往往設而不封故稱公者一宋是已自齊魯皆侯也虞公虢公則嘗為三公之後者耳稱男者二許宿是已自邾莒皆子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耳今見於注大抵公一位侯伯一位子男一位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叙諸伯則曰如諸侯諸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賛見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則周亦三等較然著見

矣先儒謂周公斥大九州更置五等妄也強幹弱枝之道雖聖人不敢廢今天子之畿方千里謂之萬乘而内諸侯頒食采於其中顧於方五百里封公可乎職方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公男則百男蓋假設言之以是為建國之率假如九州州方千里大之封公不過四國小之封男雖至於百男可也是謂衆建而少其力茍如先儒之言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先王猶懼三等之勢相差殊而不輯

睦是故公貢重食之者半子男貢輕食之者四之一其見於傳大國若衛既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又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小國若鄫則無賦於司馬慮之詳矣而說者不察以為魯頌奄龜蒙居常許齊管仲記太公之賜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非百里所容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魯自東遷滅國不知其幾至孟子

之時而後及此冐謂周公實為之邪魯頌齊管仲之言則二國嘗為州伯至其後世常以為美談也

愚案此説謂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本薛常州之説見職方氏以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逺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可合於王制惟男之地為不同蓋如是説則男之地四方周圍共百

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是男之地止方二十五里

又少於王制所以陳止齋又謂益一男之地為公

以待加地之賞也

陳君舉曰侯甸男邦采衛大槩方五百里則封侯然

五百里之中亦或封男成周之制亦取其便利非謂

封侯之地不可封男截然不亂如書百里采二百里

男邦三百里諸侯亦不如是次第整齊

愚案封建里數獨周禮詳言之孔子僅言道千乘

之國至孟子時周禮已亡其詳不可得而聞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周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將以抑當時吞并無厭之心漢儒信之故作王制皆祖述其說以為實事如以為然千乘之賦豈百里所能容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為過也書言分土惟三安知非井田法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三等以此為封建諸侯之證恐不可餘

見職方氏黄氏說

陳及之曰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所以然者以諸公之地方五百里監五百里内附庸其權甚重矣權重則貢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百里監百里附庸其權甚輕矣權輕則貢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汰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若以為小大多寡之别鄭子產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不從晉之賦調裁若纖

內諸侯則輕重一等故載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子產亦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愚案此作地貢輕重之差說

鄭鍔曰食者半食叄之一食四之一者論其可耕之地也觀大司馬云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司勳又言凡頒賞地三之一食皆謂可耕而食之地耳五等之侯封在畿外不能如造都鄙計其一易之地第總計其可耕也如封公以五百

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半侯伯四百里三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三分之一子男二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四分之一蓋其地或皆山川林麓則不足以養其民然地又不能盡可耕故因其爵之高下而計之德尊者國大而祿厚其人民衆故食與不食之地各半德卑者國小而祿薄其人民寡故三之一則不食者二四之一則不食者三先儒所言有可疑者未敢以為然也

愚案此作地有墽惡之等說

葉氏曰封疆多而食者多地勢則然而鄭衆謂包以附庸鄭𤣥又謂一易再易必足其國之用而後貢其餘尤妄說也且雖王畿千里亦不過舉封疆言安得盡可食之地哉

陳君舉曰古者子男小國只得聽命於侯伯侯伯以其朝聘貢賦之數歸于天子自周制子男之國不能盡歸之京師而後世乃自判司簿尉盡歸之吏部宜其多事

也宣王中興亦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周時尚有千八百國如必盡至京師不特不可行其勢必至煩擾小國何以堪之

林椅曰五等之國計其封疆都鄙計室數五百里其食者半則二百五十里也四百里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百三十里有奇與百里也二百里與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五十里也此計食者盖授田之實數猶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也都鄙制以室數而為之封

域其餘夫則授田於遂人五等之君得食其食其外亦猶遂人之餘夫

總論封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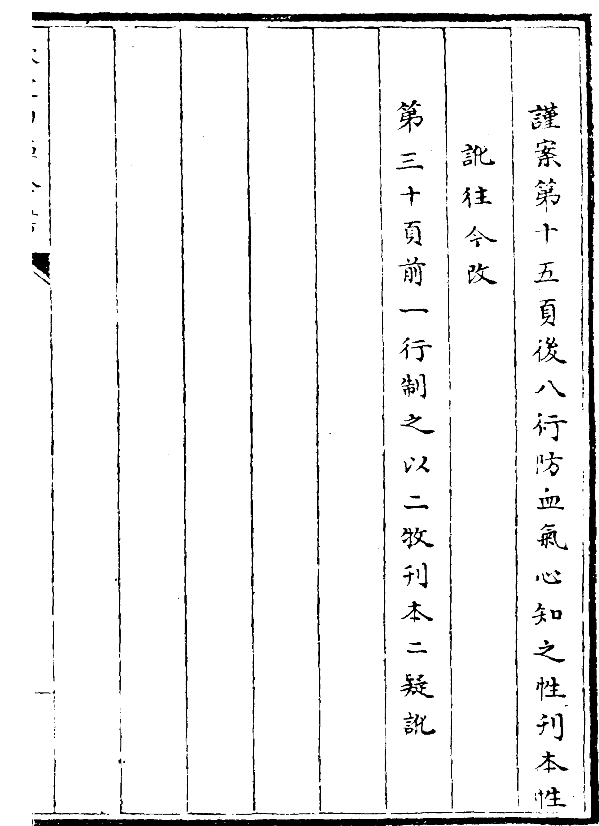
林椅曰竊以大司徒職方所聚圖數乃是以土地民人品量而為之分守故受田之制見於都鄙都邑之制見於井牧是封建始於井田井田成於封建也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又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則是冢有

百畮二百畮三百畮獨計其室數以為都邑而都邑之大小初不繫其地而繫其室數也至五等之國乃計其封疆言之而其食有差蓋食者猶都邑之定數其封疆之内亦猶遂人之野故遂人有疆予之法而邦國之政亦以田野闢為功要之田計家而不必井國計四封而不言家其定為五等之國者所以正司徒之封域其畫為九畿者所以施司馬之政職分為九州者所以成九牧之維持其山林川澤不以封在

司徒之屬則有虞衡之官在司馬之屬則有山師川師蓋遵師辨其名物而以封邑者惟丘陵墳衍原隰三物故也大要中為國都外為縣鄙皆實定而不易者其間聯民以鄉頒田以遂所以為立法之首使之變通而不亂若其施行之方既有井又有牧與夫闕

其利害殆非一法而止也傳曰疆以周索疆以戎索蓋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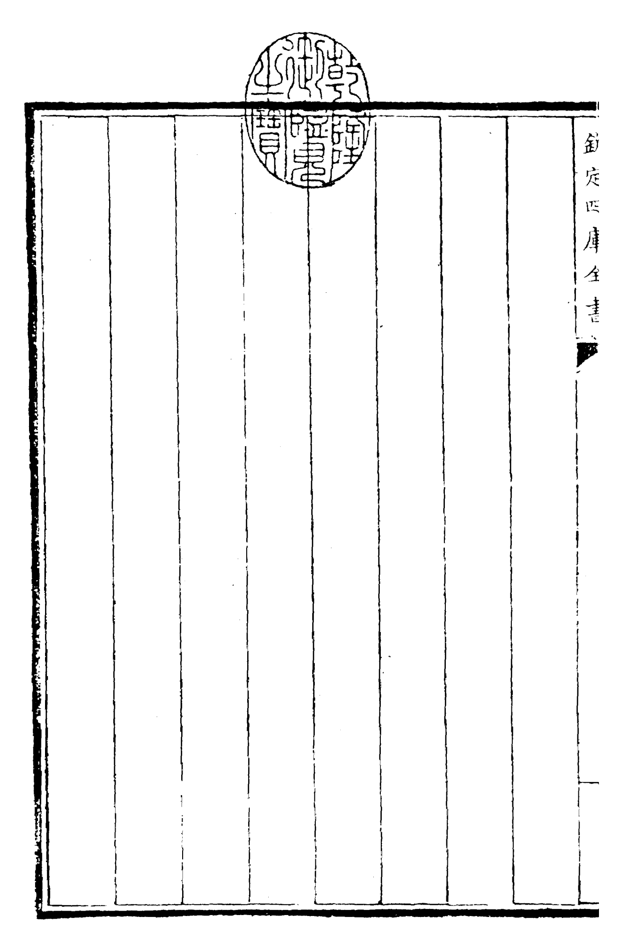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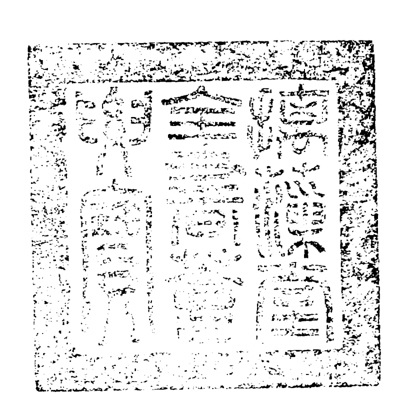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五頁後八行防血氣心知之性刊本性

訛往今改

第三十頁前一行制之以二牧刊本二疑訛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任頡